

四、長洲飄色

長洲的飄色源自佛山，其實這種傳統風俗最初是源自番禺沙灣，後來傳到長洲，變成了當地的文化活動，成為香港特色之一，每年都會吸引不少遊客遠道而來參觀。傳說飄色源於居民扮成神明出巡、驅除瘟神的習俗。今天，飄色的主題十分豐富，反映社會現實的題材更往往成為傳媒報道的焦點。小孩通過栩栩如生的裝扮，把古今人物、仙翁道長活現眼前。此外，小孩站在支架上巡行，給人一種「凌空飄然」的視覺效果，讓本地和外地遊客留下深刻印象。

飄色由來

自唐、宋戲曲說書流行以後，民間便逐漸創造了另一種藝術形式，以大人或小孩打扮成戲曲、說書中的人物遊行，俗稱「賽色」或稱「彩色」，以後發展為馬上裝扮人物的又稱「馬色」，在水上裝扮人物的又稱「水色」，在台面上裝扮凌空而起的稱「飄色」。

（葉春生、李鵬程：《番禺飄色》，頁 38-39。

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7 年。）



昔日飄色（轉載自政府新聞處）

解構飄色



色芯

即兩位小孩（上面叫上色，下面叫下色），5至6歲左右、身高低於1米、重約18公斤，要不畏高、不怕熱。

色梗

經裝飾而連接上、下色的小鐵枝，依飄色主題有不同的造型。

服飾

寬鬆的服裝內通常隱藏一個小座位，小孩繫於其上，以便長時間演出。

色櫃

即運送小孩遊行的工具。大多用平穩易控制的手推車，只有一家堅持傳統，由四人抬起。

色梗打造

飄色除了小孩的出色扮相外，那枝被稱為「色梗」的鐵枝更是成敗的關鍵，因為飄色師傅構思好飄色造型後，打鐵師傅便根據角色的姿態和動作來打成鐵枝，它不單要用來支撐表演者的身體，更要造得精緻和好看。

今年六十多歲的成叔，生長在鐵匠世家。他自十三歲起便跟爺爺和爸爸一起打鐵，為飄色隊伍做「色梗」。當時，長洲只有兩家人做「色梗」，他們一家三代承接了大部分的「色梗」製作工作。到了七十年代，整個長洲只剩下成叔和他的哥哥做「色梗」。



色梗

成叔告訴我，打造鐵器是一項非常精湛的工藝，包括檢料、燒料、鍛打、定型、淬火和回火。至於打造「色梗」，最關鍵是控制溫度，溫度過高，鐵會軟化甚至斷裂；如果火候不夠，便打不出要求的造型。另外，鐵匠要有足夠的氣力才能將鐵塊敲打定型。在手起錘落時，準確度也一定要掌握好。

此外，飄色巡遊的竅門是運用力學的原理，使上下兩個小童得以保持平衡，加上精巧裝飾的工夫，令人看不出破綻，使演出成功。

過往，做「色梗」前，鐵匠會看「通勝」選個好日子做開工儀式，一般會將幾片片糖、大桔、豆芽、香燭等放在神枱前，然後鐵匠師傅拿着燒紅的鐵，講些吉利的話，拜祭尉遲恭（鐵匠崇拜的行業神）、當天和門口土地，祈求生意興隆，順順利利。最後，在工場貼上一張紅紙，寫上「開工大吉」。

（何耀生：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》，頁113-117。香港：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10年。）

題材設計演變

據長洲老街坊稱，佛山的飄色設計，沒有今日長洲飄色般鬼斧神工，飄色童只是簡單地坐在色櫃上，每乘飄色只有一名飄色童。後來長洲人不斷經過改良，形成了今日一乘飄色分上下兩童，中間有一串切合主題的「過橋」道具。

初期的飄色，除了飄色童本人是生人，其餘一切道具都是靜止物體。其實，飄色童本人由於全身被束縛於鋼架上，沿途只能向觀眾眨眨眼和約略揮手，四肢五體活動甚為有限。真人耶、假人耶，正是吸引觀眾所在。

後來有些飄色師傅為了增加飄色的動感，將小型「摩打」引進飄色，使一些道具可以轉動，甚至使用化學品，將乾冰放進一杯啡色杯子中，乾冰昇華時不停地冒煙，或者將噴水器引進飄色設計。



昔日飄色（轉載自政府新聞處）

在飄色題材上，昔日一律沿襲中國內地廟會所選用的傳統劇目人物造型例如穆桂英、岳飛等，或者古裝武俠劇人物例如小龍女、香香公主、黃飛鴻等，後來有些匠心獨運的父老，以時事為題材，以風雲人物作飄色造型，或褒或貶，寓於飄色主題之中。例如：今年有一道飄色的主題是「支持北京申辦奧運」，表達了中國人民的期望。

昔日的飄色，好像一乘轎，需合數人膊頭之力去抬。但今日已裝上輪子推動，猶如一部手推車，節省不少氣力，不知將來是否會發展成為電力驅動。

老一輩的街坊還記得，昔日會景巡遊除了有飄色外，還有「地色」，是由神功戲的伶人扮演古裝人物，自行行走，由於有別人抬着的飄色，所以稱為「地色」。

由於長洲的飄色已形成本身風格，間中外間地方舉辦大型遊行活動時，都想到長洲飄色，乃向長洲取經，其中一年一度的元朗十八鄉天后誕飄色會景巡遊正是師承長洲，並且已成常規。而五十年代慶祝石湖墟重建落成會景巡遊，九十年代的灣仔節、世界獅子會大會，以及一九九三年慶祝大埔墟開墟一百週年，都有飄色會景巡遊，是邀請長洲的飄色隊伍去客串。

（常新：〈長洲飄色題材設計演變〉，載於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編：《掌故》。香港：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，2004年。）

現在，承傳長洲飄色的傳統面對不少隱憂。首先，由於出生率低，愈來愈少適齡的小童可以參加飄色。第二，由於成叔已「封刀」，加上兒子不願意承傳父親的工藝，長洲現時已沒有如此專業的打鐵師傅，因此不能夠創造新形態的鐵枝，只能在現有的色架上，就內容及題材方面加以裝嵌及修改，創造新的造型。

（何耀生：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》，頁117。香港：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10年。）

問題討論

1. 你看過飄色巡遊嗎？
2. 如果你是長洲的年青人，你是否願意學習製造「色梗」的技術？
3. 不少民間手工藝漸漸失傳，面對文化斷層，我們可以怎樣做？